



聽眾：1988年12月31日。

羅公：龍樹菩薩根本就沒有講三諦，你看看，龍樹菩薩講的那首偈。

聽眾：講來聽聽。

羅公：他就這樣解，凡起一種東西，一種東西，「法」即是東西，一種東西，如果那種東西是由「因」與「緣」和合所產生的，「因」就是主因、要素，「緣」就是什麼？條件，是嗎？

所謂「因」者，是最主要的條件，「緣」就是那些附屬的條件。會合一起所產生出來的東西，好像很多零件，鋼鐵有很多零件會合而產生一輛汽車那樣，那輛汽車是「因緣所生」的「法」，他說：「我說即是空。」這個「因緣」，「因緣所生」的「法」，這種東西，那種東西怎樣？我說他是空的，「空」是什麼？不實在的，無本質的，沒有它自己的本質的。汽車沒有汽車的本質的。我們說汽車，是有一輛汽車，其實這是世俗之見而已，如果真正用科學的見地來看，根本就沒有汽車的。就是一堆電子與一堆質子依著一個，依著一個形式排列在那裏而已。所以是「空」的，汽車是「空」的，不實在的。這是一個，這個就叫做「空」了。是嗎？

但是「空」就不是等於無，是嗎？汽車是「空」的，但不能說沒有汽車的，你撞過去它會撞死你的！是嗎？你坐上去，它會行得很快的，是嗎？「空」是空，但是它有個，當它的緣還未散的時候，它是有作用的，這個作用你說它是實的又不是，那個「緣」一散開就沒有了，所以它是一種假有，不是實有，不是永恆的實有。「亦名為假名」從它這個觀點來說，亦叫做「假名」。即是幻有，這邊是空，這邊是幻，是嗎？幻有。

即是空與幻有，那裏有第三？「空」就叫做什麼？「真諦」，叫做「真諦」，天台宗的人叫做「真諦」，假就叫做「俗諦」，真諦、俗諦，真諦、俗諦即是兩諦而

已，何來三諦呢？他就加上這句說話，龍樹菩薩就說，我們不要偏於空，也不要偏於假，要兩方面兼顧，統一起來，這樣來觀察那一件「法」的東西的，如果這樣看法，就合於中道的道理了。

如果不是這樣看法，就叫做死牛一邊頸，就不合於中道了。不是一諦來的，是嗎？龍樹只有兩諦而已，哪有三諦？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這是有本質的，是嗎？有本質的，「我說即是空」，這個「空」是有本質的，是一個 essential 的，「亦名是假名」，從另一角度亦是有 essential 的，這個「亦為中道義」同一樣解而已！這個東西無本質的。怎會將假的、無本質的東西立為一「諦」，是嗎？沒有的，沒有三諦的。

聽眾：他加上那個「中」不就是三諦？

羅公：加上那個「中」，「中」不是諦，是嗎？「中」只是一個觀點而已，是嗎？這樣本來這個兩個範疇中間來一個總括的範疇都可以，不是不行。

聽眾：佛教有一段時間分開「空宗」與「有宗」……

羅公：直情現在都還是。

聽眾：是，現在都還是。這樣有宗是不是講「假」呢？

羅公：也不是。

聽眾：也不是。

羅公：有宗講「空」，也講「假」，我就是講有宗，你聽我講就是有宗，

聽眾：就不是講「假」？

羅公：不是！不是！不是！有宗它著重，這樣講法就是不徹底的講法，這一句東西，即是你可以這樣講，勉強地這樣講，有宗的精神，有宗的 spirit，是偏向，在兩個 category 之中，是偏重這個假的 category，兩個間格，偏重這個，「空」宗就偏重這個「空」，禪宗的人，六祖就《金剛經》第一，個個都說自己的第一，小乘就說大乘經全部是假的，我小乘經才是真的，同是小乘經了，四本的，我《雜阿含》才是真的，其餘這三《阿含》都是後來那些人將《雜阿

舍》拉些東西出來。那些人這樣講。

你去到斯里蘭卡，那些是最正統的佛教來的，最正統了，沒有人敢說它是假的，斯里蘭卡小乘佛教，但它都說大乘是假的東西，你學一下斯里蘭卡。問題就是這樣，大乘經是不是真的？這個很難說。是嗎？怎樣叫做真？我現在就要問。如果你問大乘經是不是真，我就問你，怎樣叫做真？你先答。有人說，《藏經》裏面有的就是真，那《藏經》裏面沒有的就是假了。是嗎？

好了，《藏經》裏面有一本叫做《老子化胡經》是不是真的？是嗎？如果這樣說，《藏經》裏面有就是真嘛！你上去三樓看看《老子化胡經》，是有的，你就要承認它是有的，是嗎？這樣就不通的，是嗎？好了，有些人說，真真正正的，好像歐陽竟無那些就這樣了，真真正正的有位三藏法師將它譯出來的，而確實他譯出來的時候是奉昭譯的，或者奉制譯的，奉皇帝的命令，皇帝許可，朝廷許可，他翻譯的，他譯了之後有記錄的，某年、某月，某某日有記錄的，這樣就是真了，如果沒有就是假了。

如果這樣，《大乘起信論》沒有記錄，《楞嚴經》無記錄，但是這樣，無記錄之中，這樣有記錄的就一定真嗎？有記錄之中，有些有記錄的，前一代無記錄，但後一代有記錄的，那些又如何？後來的人補記的，後人補記的就有問題了，是嗎？後人補記的就有問題了，這樣所以有一些，好像《仁王護國般若經》那些，有人說它是後人補記的，這一類就靠不住了。所以你說正式有個三藏法師譯出來，又有證有據有記錄的，當代有記錄的就是真，這樣也不是很周密。

這些我們中國人就想到這裏為止而已，歐陽竟無、太虛法師那些就到這步為止，歐洲人與日本人就說不是，就不是，印度人都很喜歡作假東西的，你們中國人所譯的經，本身就有很多是印度人偽造出來的。例如大乘經就是偽造的了，例如我們現在講的那本《解深密經》都是偽造的，《楞嚴》就固然是偽了，《法華經》、《解深密

經》、《大涅槃經》，通通都是假東西！什麼是真的？小乘經才是真東西，他們叫做什麼？叫做「大乘非佛說」，什麼人說？是那些天魔說的，想毀滅佛教，那些天魔說的。

好了，於是進一步，小乘的《四阿含經》沒有人有膽量說它是假的，不假了，不過都有先後，真正是句句都是佛講的，句句都是，沒有一句不是佛講的，就是一套經，就是《雜阿含經》。其餘的三部《阿含》都是後人，去《雜阿含經》裏將某一點抽出來，將它來擴大一些，將它來分類那樣而已，補充，補充一些而成為那三部經，真真正正，句句都是佛的金口親講的，就只有《雜阿含經》而已。

這樣即是說到今日止，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有這樣一個膽子說《雜阿含經》是假的，大乘經就整天被人罵的。所以，一句說真假是很難講的，是嗎？這樣我們如何判斷呢？我的判斷就是這樣，我的判斷就這樣做，《雜阿含經》絕對是真，沒有得假，是嗎？但是佛說法 49 年，又未必只是那本《雜阿含經》那麼少的，是嗎？可能其他，其他的四、三個《阿含》，《四阿含》都是記載佛說，記載佛說都是真的。

大概可能迦葉尊者第一次結集的時候，可能都有《四阿含》的，而且《四阿含》，《雜阿含經》固然完全是了，其餘的那些也不是只有一個人結集的，我們以為真是迦葉、阿難一個人結集，實在只有一、兩個人怎能結集？是嗎？可能很多人分組結集，會有不同的組合的結集，所以就搞出了《四阿含經》。這樣，這個只是上座部的結集而已，那個結集叫做「上座結集」，連個部都沒有的，何解是「上座結集」？

釋迦佛去世之後，其中有些佛在世的時候，有很多混食的那些比丘的，不是現在才有的，他們怎樣？嘿！佛涅槃了就好了，不用整日束縛著我們，這樣又說不能做，那樣又說不能做，佛說要執行戒律，這樣不準做，那樣又不準做，他死了就好了！我們可以自由了！居然有些這樣的！這些是戒律裏面講的。釋迦佛一去世了，為首就是迦葉尊者了，迦葉尊者聽見他們這樣搞法，豈不是很容易再過兩代，佛教就滅亡了！

於是就決定要結集佛的遺教，把佛講的話就結集起來，於是就選定約莫、大約是五百人，所以有叫做「五百結集」，不是真是，那「五百結集」你不能寫成這樣的，佛經裡面，五百你不能這樣寫的，五百者，形容其多也，相當多人的。大概二百五十人以上就叫做五百了，你看看，比丘尼守戒律，三百七十幾條，女出家人守的戒律三百七十幾條，他說五百戒，你能在《藏經》裏面數出五百來嗎？沒有人數得到五百條出來的，是嗎？其實他守的，真是嚴格守的三百七十戒而已。三百七十五戒。這樣，所以佛經裏面什麼五百不是 500！不能這樣寫的，是嗎？

五百只是一個〔表示〕相當多的名詞，多到了不得了！就叫做什麼？用兩句話，多到沒得講了，那些是最高級的，絕對級的，就叫做「無量無邊」，相當多了，分量多到極的，就叫做「八萬四千」，「八萬四千」你不能夠寫 84000，不行的！不是這個數的，所以八萬四千你只可以叫做「八萬四千」，這樣即是說，照我的看法，第一，肯定了《雜阿含》是真的，絕對是最真，第二，那《三阿含》也是真的，《四阿含》是真的了。

但是《四阿含》都是當時迦葉尊者結集，結集就找五百個，即是超過二百五十個，大家承認他已經證了阿羅漢果的那些老人家，長老，現在基督教的所謂長老，五百個長老，長老大家一齊會合，坐在一起時他們都是上座了，即是坐在高級的，好像看戲位，高級的位，那些上座。「上座」者，即是長老之位也。這些長老，那些年青人他們不給他們參加，即是說佛去世之後，結集遺教是那些老人家控制了一切，年青人，阿難比較年輕，都被他們諸多難題給阿難，不給阿難參加結集。但是沒什麼，阿難尊者整天跟着佛，你不找他就會遺漏了很多，結果都是要找他。

你看《藏經》裡面講，佛一去世，教會裏面，我們叫做教團、僧團，僧伽，僧伽即是教會，教團、教團即是教會來的，教會裏面就發生矛盾了，老人家與後生仔發生矛盾，佛的親，佛的親人以阿難為首，與迦葉尊者這個老人家發生矛盾，結集的時

候，幾乎想連阿難都排斥他，後來就不能不接納他。但是阿難仍然也算是長老，所以是上座之一，五百上座之一，那五百上座完全控制了一切，你試一下，你閉上眼睛想想，如果一個教會，那個創教的人死了，死了之後，那班老人家全部控制了整個教會，那些年青人服不服？你想想？

一定不服的，於是，但是年青人就多過你們老人家的，老人家死了又一個，死了又一個，那些年青人就越來越多的，於是年青人人數眾多，就叫做「大眾部」了，就不是叫做「派」，「部」即是分派，即是說有兩種人，即是說有兩種人，佛去世之後有兩種人，佛去世了之後，教會裡面，那個佛教會那時叫做僧伽，samgha,裏面就有兩種人，一種人數比較少，而是地位比較高的，就叫做長老，叫做「上座」。一種人數多，年紀比較輕的，就叫做「大眾」，兩類人。這樣即是說一些人是當權派，是嗎？那些人。如果用共產黨的說話，那班長老就是那些當權派，當時就已經不大和合了。

照我們可相信的傳聞、傳說，當大迦葉尊者結集的時候，地點就是什麼？現在很多人去過，劉銳之都去過那裡看，一個山谷那樣的地方，在那裡結集，這樣，由皇室，阿闍世王支持，給經費他們去結集，當他正在結集的時候，還有很多外面傳教的年青人，未曾來得及趕回來，其中有一個羅漢就叫做婆師波(Vāspa)，婆師婆又得，婆師波也行，叫做婆師波，他帶了眾數過千人，記數千，在外面行乞，佈教，何解？

因為佛去世之前不久剛剛遇上飢荒，他散開那些弟子，那個婆師波帶着一班青年人去佈教，趕回來，當他趕回來的時候，大迦葉尊者已經完成結集了，即是說《阿含經》已經有了，經、律，當時大概是這樣，兩種傳說，一種就說大迦葉尊者結集時已經分了三類，一類叫做「經」，佛所講的，第二類就是佛所制定的戒律，經、律，沒有其他東西，只有經、律，兩藏而已，現在我們聽人說三藏、三藏，三藏，照斯里蘭卡講，只有兩藏，當時沒有三藏的，後來那些人的著作加了進去就整出三藏，當時只有兩藏，都很合理的。所以現在的歐洲人都接納他們這個見解，佛涅槃之後的結集只

有兩藏，但是又有人這樣說，有三藏都具備了。因為經、律、論就不是說佛所講才叫做經，佛制定的叫做「律」，其他人作的叫做論，不是這樣解的！經、律、論都是佛說的，主要都是佛說的。

佛所說的一句一句，簡簡單單的那些就叫做「經」，教人修行的，佛平時教人修行的、注重修定的那一類就叫做「經」，佛所制定的戒律就叫做「律」，佛講哲學的，講理論的部分就叫做「論」，論也有佛說的。不過後來論就除了佛講之外，還有些其他人討論的東西，好似當時舍利弗、目犍連那些都有造論的。這即是說，經、律就只有佛講，論就除了佛講之外，還有當時佛在世的時候，有舍利弗、目犍連那些人講。這個就有三藏。

阿難尊者就只是結集了一藏而已，經藏，所謂《四阿含經》就是阿難尊者結集的。律藏就是優婆離尊者結集的，不是阿難尊者解集的，因為優婆離尊者守戒律守得最嚴格、最好。論藏當時認為沒有人有資格結集，因為那些是哲學來的，philosophy，迦葉尊者是主席來的，他自己負責結集。即是已經有兩種不同的傳說了，一種說佛死了之後，只有兩藏，一說是佛死了之後就已經有三藏，兩藏、三藏都是上座部的。

好了，根據最可靠的傳聞，那個婆師波，婆師波帶着那幾千人，其實不是他一個人帶了幾千人，而是怎樣？他集合了幾千個後生仔(年青人)，就對付你們那些老人家，實在當時是這樣。他帶住過千人，其數眾多，那些人就說：哦！大眾！叫做大眾。那些人就推一個人為首，好像現在那些人罷工，好像台灣民進黨的朱高正那一類人那樣，那個婆師波就是那一類人。

婆師波就為首就走來找迦葉尊者，他說：你們這班老人家，你們所結集了佛的經，我們就當然要奉持，是嗎？因為你們所結集的都是佛講的東西，但是我們這班人，也有很多人親自聽見佛講話的！難道我們就不結集嗎？我們也應該要結集才對得

起佛的，你將聽了佛所講的東西結集起上來，我們聽到的，我們都要結集的，不然怎樣對得起佛？所以我們現在也要結集了！這樣搞法！

這樣就幾千人的結集，自然，人數眾多自然就複雜了，就沒有那麼純粹了。於是，第一就人數多沒有那麼純粹，你記住，沒有那麼純粹，第二，年青人有很多進取的思想，新鮮又有進取的，又有朝氣的思想就滲透到經裡面。你想想是不是必然會有這樣的情形？同是一番說話，那個老人家複述出來與年青人複述出來就不同了。年青人複述的，每每會都他自己新的解釋的，老人家就照版講回那一句，是不是這樣？

好了，這樣，因為那些後生仔多，年青人多，是不是羅漢？當然就不是了，那班老人家就全部都是羅漢了，而且是不是羅漢，你以為像真是像科學那樣，好像醫生去check心臟那樣嗎？不是的！大家都說，他已經是羅漢了！他修行得這樣好，同時有些就說，我入定都看得出他是羅漢了。你入定看到他是羅漢？怎樣看得到的？是不是用照相機可以照他出來？這些很難，很難有正確的憑據的，你明白嗎？

就結集，把他所聽聞佛所講的東西又來一次結集，就叫做什麼？大眾結集。當時佛去世不久就已經，我看幾個月而已，就已經搞出這麼多東西來了，兩大派了。好了，是不是當時這樣？結集成怎樣呢？結集了經藏，經藏一樣有《四阿含》：《雜阿含》、《長阿含》、《增一阿含》，《中阿含》，一樣有的。其實是不是呢？很難說，總之一樣有《阿含經》，一樣有戒律，現在所謂什麼？我們現在普通通行的、現在那些戒律，《四分戒律》就是大眾部的戒律，不是上座部的戒律來的，《摩訶僧祇律》，現在《藏經》裡面，就是那個大眾部的戒律，但是很奇，大眾部的戒律與上座部的戒律差不得很遠，條文差不得很遠，經也差不多遠。

這樣就經藏、律藏，都有論藏，一定有了，那時就一定有了，論藏，經、律、論，除了經、律、論之外，還有多兩藏，有一藏叫做雜藏，把什麼？把佛講大乘的理結集出來，雜藏，我們所謂的大乘經，是大眾部結集出來的雜藏，雜藏。除了雜藏之

外，雜藏就是大乘經了！他自己說的，《增一阿含》，你現在上三樓拿本《增一阿含》經看看，一開首揭開那部經那首偈，那首偈是怎樣的？那首偈是這樣的，那首偈，當然，凡是我們看古人的傳說就不要十足、個個字都完全信它，知道有這回事而已。是嗎？

譬如你說，關公當時與呂布對打，你就不要想他們打了多少個回合，你怎能知道？你只要相信，當時有一支軍隊的領袖就是關雲長，另外那支軍隊，敵人的那一支就是呂布，兩者就爭某個地方，雙方打了場仗。我們信你就相信這個，至於關公打的時候，他那些鬚怎樣，不必理它，關公是不是抓那把關刀舞一輪？那些就不必理它，你怎知？你看過嗎？是嗎？而且統帥沒有拿著把刀衝上去，萬一被人一箭射死？後人才這樣整，統帥一定是在後面督師的！是嗎？

這樣它有個雜藏，我們知道它。這樣雜藏裏面我們怎樣證明呢？你看我的《唯識方隅》那裡，我有講。《增一阿含經》一揭開書，開首有講，說當時釋迦佛涅槃了之後，大迦葉尊者就結集了，結集完畢了，結集完畢之後，經、律、論結集完畢了，這樣，彌勒菩薩在天上下來，彌勒菩薩就對大迦葉講：你現在所結集的，都是聲聞的、小乘的那些，但是還有很多佛所講的方廣的道理，即是廣大的道理，你還沒有結集，這些又怎樣？質問迦葉尊者，迦葉尊者怎樣講呢？他接納彌勒菩薩的意見，就怎樣？就結集了它，他不將它放在經藏裏面，不承認它是經藏。

即是說，佛去世之後已經〔結集〕，看那首偈，迦葉尊者已經抗拒大乘了，他說怎樣？彌勒菩薩就與他商量的結果之後：「契經一藏(就)律二藏」，契經一藏，律二藏，契經，經就叫做「契經」，經藏，戒律就「二藏」，那個「二」不是兩那樣解的，是聲聞那樣解的，「二藏」，「阿毘曇經為三藏；」阿毗曇經為三藏，「阿毗曇」即論，三藏，這樣，跟著呢？本來就三藏了，因為彌勒菩薩出來爭論，迦葉尊者就接納他。

他說這個：「方廣(等)大乘義玄邃，」與那些方廣，方廣即是大乘，大乘經的道理很深奧，這些大乘經，「或有親聞如來說」，有些真是如來自己講的，「亦有不從如來聞」。亦有些是那些菩薩講的，不是真是、不是如來講的。《解深密經》又說是那些菩薩講的，有些是如來，但是有些直接是大部份是菩薩自己的問答，《華嚴經》釋迦佛就一句都沒有講，全部是那些菩薩，另外的世界來的那些菩薩講的，佛沒有講。

《維摩經》佛也沒有講，只有維摩與那些菩薩在那裡問答的。「亦有不從如來聞」。亦有些不是聽到如來講的，你猜他怎樣講？「此法豈非當有疑？」這些這樣的經難道不值得我們懷疑的嗎？迦葉尊者說。但是經過彌勒菩薩爭論的結果，他就說什麼？就將這些那樣的經，有懷疑的經，方廣大乘的道理，他始終不肯放進經裏面，是放在哪裡？「為雜藏」。另外給它一藏，叫做「雜藏」，即是大乘經是另外一藏，叫做「雜藏」。

我們讀到這裏，我們就知道，他所講的未必是這樣的，可能當時有所爭論，結果可能上座結集根本就沒有大乘經，大眾結集裏面就有大乘經，所謂「雜藏」，大乘經當時就有五藏：經、律、論、雜藏就是大乘，還有什麼？禁咒藏，咒，佛都不講咒的，它居然有咒的，即是說不是很純粹了。這樣，好了，以後上座部、大眾部，大家說，大眾部的人說，你上座部所結集的經、律、論我們承認，但是我們大眾部的那些，怎樣？迦葉尊者親自說，你結集了的我們都承認，但不要再結集了，不要再搞了，已經結集了這些，我們承認，大家承認，那個結論是這樣的。

這樣又講回我的看法了，《阿含經》絕對是真的，是嗎？好了，律就沒有假東西的，論就任你怎樣講都好，一定是很多雜質的。好了，然則這些經、律、論都沒有大乘的，初期就可能沒有大乘，這樣即是說這一點我接納它，大乘經是假的，我接納，即是相對地接納。但是你說它是假的它又不是完全假的，是嗎？如果你說句句都是佛講的，錄音的，那就小乘的也是假的，是嗎？統統都是假的，但是你說不是要錄音，他所講的大致上合佛意的都是，這樣，大乘經不能說它完全是假的了。

但是大乘經有時一部經就多到了不得，例如《大般若經》600卷，四套《阿含經》合起來都不夠它一半，只是《大般若經》就600卷，只是講「空」的都有600卷，加上四《阿含經》，加上那600卷《大般若經》，加上《法華經》、加上《涅槃經》，加上《大集經》、加上《大寶積經》、加上瑣瑣碎碎那麼多經，釋迦佛那裡講得那麼多？那些人又怎能記得這麼多？是不是？這樣就有問題了。有問題了。因為現在科學時代，你不能說：嘿！佛的神力，菩薩的神力，他能記得出來的，我們不能用這句話去講的，這些話只可以在廟裏面講。在寺裏面講。譬如大學請你出去講，你這樣講你會被人擦地板的！不行的！是的！不行的！

試過在香港大學講，比人家「噓」，一個比丘尼就被人「噓」，怎樣？當時我就在香港大學做兼任講師，羅香林先生就做中文系主任，剛剛日本就有一個研究淨土的專家，研究慧遠的，慧遠禪師(334—416)。造了很大的一套書，講慧遠禪師的生平及他的思想，在淨土界裏面最權威的，名字叫做……,他的徒弟我與他會熟一些，就叫做牧田諦亮(1912-2011)，我就和他熟，牧田諦亮的師傅，很老的了，現在已經死了，在那裏講，是香港大學請她講的，她剛好經過香港，香港大學請她講課，就這裏講，很多人聽，有個比丘尼，叫做……現在美國，很紅的，叫什麼雲山法師？游雲山？現在叫做釋雲山(釋曉雲)，雲山比丘尼，現在應有60多歲了，會寫畫的，她也走去聽，別人講就處處以歷史的考據來講的，其中講到說，有點的兩點，傳說就是，未必是這樣的。她說：我們佛教就不是的！要講什麼內證功夫的，有很多人不能用考據、考證來講的，自古的那些人他在定中會見到如何如何。於是，很多天主教徒、基督教徒坐在那裏的！是的！那些人就「噓」她囉！「噓」、「噓」聲，在大學裏不能夠這樣的嘛！他有神通，他知道的。不能這樣講的。譬如你說，現在有些人懷疑，歐洲那些人懷疑，《大般若經》那600卷都是龍樹偽造出來的，都是什麼呢？大乘經大部份都是龍樹偽造出來的，於是，何解呢？龍樹從何處得這些經？當時都沒有這些經的！

當時的傳說就是這樣，龍樹菩薩的傳就這樣說，龍樹菩薩修行大乘已經見道了，已經證得勝義諦了，他有大神通，他進去找，去龍宮，走去東海老龍王那裡，走去龍宮就找佛經，他認為這個人間的很多佛經他都已經看過了，沒有了，佛不止講這麼多東西的，他以神通力入去龍宮看佛經，看完了很多佛經，看到之後，他的記憶力又非常好，因為他是聖人，走出來後就全部默寫出來，將它再寫出來。那些大乘經就是這樣講法。這樣的講法在今天怎樣講？在歐洲人，如果在那些講思想史的人就說，大乘經交不出來源，就作了這段神話出來，而且，如果龍樹菩薩是這麼大辦法走進海龍宮，神通這麼大，何解人家逼死他的時候，一逼就逼死了？被人家逼死他，他自殺死的，龍樹菩薩死的時候是怎樣死的？

龍樹菩薩很長命，可能很長命，說他五百幾歲都未死，當時有個皇帝，那個摩羅王就拜龍樹做師傅，龍樹就教他長壽法，這樣這個老皇帝就是不死。老皇帝的兒子就成日想他父親死，自己就做皇帝，父親就是不死，很健康，就商量怎樣可以令到父親死呢？就有人教他：你父親整天去找龍樹，龍樹給他很多辦法就是不死，最好你走去殺了龍樹，令你父親無人問，將來就會死了。是呀！這是辦法。於是他自己去帶著軍隊找龍樹，他問龍樹：你是佛教徒，你是慈悲的，你是要布施的，我現在想要你的頭，你施捨你的頭給我可以嗎？龍樹菩薩就說：好，我把頭給你。於是就切下頭，把頭給了他。

你看這回故事又怎樣？信它好還是不信它好呢？麻煩你講一講，你現在讀博士了。他布施個頭給你，這事你應不信吧？即是，佛教布施不是盲目地布施的，你的頭給我吧！我就把頭給你？不是這樣的。不是這樣的。你讀一下菩薩戒就知道了。如果你有力量可以控制他，你應該反過來打他！是嗎？當然，而且這件事亦不近事實，想父親死就走去先整死龍樹，這樣的事就學隋楊廣(569—618)那樣整死他就行了，是嗎？何須先整死龍樹菩薩？

這件事都是值得懷疑的，可能是這樣，他父親與兒子有政治鬥爭的，我們的看

法，父親有一批老人家，兒子也有一批人，就整天想着奪權，共產黨的講法是想奪權！父親就是不死，而龍樹是他父親崇拜的人，而龍樹很幫忙他的父親，他就被他遷怒到龍樹，於是可能龍樹不知怎樣捲入了政治漩渦，宗教時時會捲入政治漩渦的，於是就走去逼龍樹，要取他的頭。是！可能是！說話就說麻煩布施你的頭給我！其實骨子裏是怎樣？你趕緊把頭給我，你不給我就來割了！是嗎？他不用講後半句。龍樹被逼住，即使不自殺都要給他割頭了，所以就怎樣？龍樹菩薩之死就是一場政治的迫害，這樣就可信一些。是嗎？

這樣又講回我這個大乘經，龍樹從那裏得到這麼多呢？很可能是這樣來的，不是說《大般若經》完全是龍樹的，所有的，例如《華嚴經》，很多都是龍樹，一個人哪裏能夠搞這麼多？是嗎？不會是一個人搞這麼多，而是一群人，有很多學者，時間不一定是同一時間，人不止一個，他把《阿含經》裏面的某一點，或者把雜藏裏面的方廣大乘經裡面，本來當時大乘經裡的所謂方廣大乘，一藏一藏很簡單的，不是很多的，裏面就含有什麼？「空」等等，什麼道理都有，這樣有些學者就將它講「空」的部分抽了出來，抽出來將它來單行，於是就成為什麼？那些《般若經》了，單行的《般若經》最簡單樸素的，最初的可能就是什麼？

《金剛經》那一類，簡簡單單的一本，很簡單，裏面沒有講這麼多神話的，後來那些古人再加以文學的點染，加一些修辭，加油加醬地加、加、加，那些沒有什麼神通內容講的就加些進去了，加些什麼？某某世界，某大菩薩又來集會，怎樣放光明，東方某某世界又來此，一會某某世界西方世界又來此，南方世界、北方世界來此。

《大般若經》一開首幾卷都是講這些菩薩，那些我們大可以不讀的，這樣，於是即是說什麼？把那些很簡單、很簡樸的，再加一些《金剛經》裏面再加一段，你在《金剛經》裏面再加一大套也可以的。《解深密經》就怎樣？很明顯了，那個〈序品〉裏面就最明顯，如果歐洲人的看法，那個〈序品〉當時可能沒有的。〈勝義諦相品〉那些有，後來的人就將它來故神其說，整個〈序品〉進去，但我們不能夠公開宣傳這樣的，你問到我，我就這樣講給你聽。

這樣，又例如怎樣？《維摩經》那個「不二法門」在當時可能很簡單，可能是文殊菩薩與某一個居士談論，這個居士叫做維摩居士，這個人應該有的，談論到這個「不二法門」，簡簡短短一件事，於是那些人將它來小題大做，又螺髻梵王，又怎樣釋迦佛一腳踏進去，那個世界又現出來，一會又說有天女散花，全部加些東西進去，其實中心就是他問答的「不二法門」。其他是後來加的，可能就是這樣。如果這樣講法，即是大乘經自有其由來，不過是經後人擴大，《解深密經》也是這樣。好像小說那樣很整齊，某某、某某菩薩與某某菩薩一問一答，某某菩薩就問佛，佛又如何去答他。

答完之後，一會就「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」，又整一首偈那樣，好像、好像那些小說裏面，講着講着就有兩句「有詩為證」，如何如何，這個就是經過後人修飾，不過後人修飾，我們，然則大乘經都是這樣了，這樣就是兩類了，一類很樸素的，例如《金剛經》那些，《解深密經》都很樸素的，即是除了有個第一品之外，其餘都是比較樸素的，至於它的形式如此周密，當然是後人的增色下去了，這樣大乘經原來在雜藏裡面，或者甚至在《阿含》裏面，將它抽出來，將它來擴大、擴充，點點染染好像再加色彩那樣，輪廓就是雜藏，與《阿含》。

第一部分將它抽出來單行，但是單行太簡單了，就將它來擴大，現在的人研究《大般若經》與以前的人就有不同看法，以前的人看《大般若經》就四處十六會，四處地方講，十六個場合裏講，但現在的人考證，《大般若經》的十六會之中，最緊要的就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會，五會裏面的道理都是一樣，只是怎樣？放大、縮小，放大壓縮，放大壓縮，放到它最大就是初會，第一分，第二分，第一分怎樣？放大到十萬頌，這個真是十萬了！即是 100,000 頌，一頌，line，line,十萬行頌，真是。

第二分就二萬五千頌，二萬五千行，它的內容與第一分差不多，壓縮了一些，沒

有這麼多神妙內容，第三會一萬八千頌，又壓縮了一些，第四會一萬頌，又少一些，第五會得八千頌，這樣，普通的，鳩摩羅什為空宗的祖師，就譯了第二會出來，二萬五千頌譯了出來，就叫做《小品般若經》，那個 Edward Conze，你們買的那本，譯了的，也是叫做《小品般若經》，就是叫做什麼？《LARGE SUTRA》了。《小品般若經》，其他的八千頌，簡單的叫做《小品般若經》，一些人叫一萬頌做《小品般若經》，這樣小品、小品就是什麼？擴大、壓縮內容而已，差不多的，這即是說，《小品般若經》六百卷之中，其中至少有五百種左右，那五分是最大的，那五分是什麼？是幾個不同的結集，幾本一路一路擴大。

好了，問題就是這樣，那些西方人就研究到這個問題，你不要說西方人他們不懂的！你不要這樣說，西方人他不懂的時候真是不懂的，一懂起來他很懂的！他們怎樣？他研究這個，《大般若經》已經顯然就是前一段的五百卷，是很多本一伸一縮而已，到底是小本的先還是大本的先？提出了這個問題。先有一些小本的，然後一路一路擴大成大本，抑或先有大本的，然後一路一路將它來收縮、簡化，將它來 simplify，成為小本呢？你認為哪一個可能多？

聽眾：小，兩個可能都有的。

羅公：就正在爭論中，是嗎？

聽眾：將大的 simplify 亦可能。

羅公：是。於是只是這個觀點就有三種講法，一種是先有大後有小，傳統的講法，第二種那些歐洲人與日本人的講法，先有小然後擴大。

我就相信是先有中間，到那些不大不小的那些，何解呢？有些人就嫌它太多了，就將它來 outline，就變成小本了，那些人將它來擴大，就變成了大本。可能，有這樣的可能，由大變小的可能性小些，即是由小變大與由中間變小兼變大。這樣前一段這樣長，小品、小品動不動都一百幾十卷的，那些是不是最初的？不是！後段的才是最初的，前段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這五分就叫做「根本般若」，叫做

根本的《大般若經》，大家以為它才是根本，後面的就叫做什麼？叫做「枝末」的般若，雜般若。所謂《金剛經》，六祖把它抬的如此架勢(了不起)，其實是雜般若，是《大般若經》的第九分而已！但是現在新的講法，雜般若才是最正的東西！

何解？簡單純樸，所謂《大般若》，所謂小品、小品，都是在雜般若那裏將它擴大，由小變大，最小的就是雜的，那些就是最先，《金剛經》是最小的，可能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之中，裏面最樸素的，莫如《金剛經》，其他的什麼《大般若經》的什麼大道理，都是在《金剛經》那裡擴大又擴大，這些都是可信的。大乘經就是這樣，然則，《般若經》，然則所謂《大般若經》者，原來就是雜般若，雜般若經裡面的一、兩種，例如《金剛經》那些，其餘的都是將它來擴大。《金剛經》這樣簡單的，就真的在雜藏裡有也不奇怪，你看多簡樸？一點神通東西都不講的，是嗎？

這樣《涅槃經》又怎樣？小乘裡面本來就是有本《佛般泥洹經》的，就將那本小乘的《泥洹經》將它來擴大就變成了《大涅槃經》了！有這樣看的。這樣即是說，大乘經，我的看法不是句句都是佛金口親宣，而是最初是在雜藏，裏面有大乘的成分，後來那些人就將雜藏裏面的那些大乘經成為單行本來弘揚，後來再進一步將它來點點染染擴大它，你又擴大，我也擴大，擴大得多了，現在就變成又有《華嚴經》，《法華經》、《大般若經》等等。即是說，如果嚴格來講，沒有一本是真的！是嗎？

如果認為是得到合於佛的精神，經有兩種講，一個是從什麼？從字方便來講，依義不依語，從語言方面來講，英文叫做 letter，在 letters 的方面來講，就沒有什麼、很少真的東西，但是 letter 裡面，letters 裡面有什麼？有些 spirit 的，有 spirit 的，只要它的 spirit 是真的，我們就接受。是不是所有的大乘經的 spirit 都是真的？這樣？這樣就要，問題就大了，是嗎？同是龍樹一首頌，一首偈，我的看法就只有兩諦而已，智者大師的看法就整出三諦來，這樣就各人有不同了。

中國人就老實些，不會整一部經出來，三諦經那樣，印度人就真是不客氣了，他

會整的，整本了。印度人一虛偽起上來很虛偽的，印度人。印度人的民族性不是很着重考據，不是很着重歷史的。印度人沒有歷史的，不同我們中國有二十四史，印度人沒有的，印度的歷史是怎樣的？要靠那些外國人去它那裡，替它再搜羅資料，這樣來寫它的歷史，印度呀！所以讀書是什麼？盡信書就不如無書，佛經就盡信經就不如無經，要怎樣呢？四個字，以理為宗，是嗎？合理的就接受，不合理的就存疑，就不要一腳踢接受，全部踢開，亦不要全盤接受，取精用華，取它的精華，那些渣滓不要。

譬如你讀《六祖壇經》，裡面很多好東西的，譬如六祖講佛性的，我們知道六祖有個什麼？無頭無尾、無底無面，他相信有個這樣的佛性，他又相信這個佛性具足一切的，不生不滅的。這些，我們接受他這種思想，認為這些就是六祖的思想，至於他說什麼？說法之前，他想拿個地方，去曹侯村拿個地方，說要一袈裟的那麼多地方，到別人肯給他的時候，他就現神通，四大天王一人扯一個角落頭，將那件袈裟一扯就蓋過了幾個山頭。如果你那些都信，信不信有什麼關係？是嗎？總之那個曹、曹家的人就將那幅地就捐了給六祖。是嗎？就是一回這樣的事實，至於四天王怎樣扯，最好你講明哪一個天王扯了哪個角落頭！無謂的！要以理為宗。

聽眾：這樣那些西方人信不信這些？

羅公：不信！

聽眾：歐洲人。

聽眾：羅公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這個佛陀在世的時間，都無所謂分大乘、小乘的？

羅公：沒有。

聽眾：這樣大乘、小乘的分別是從什麼時期開始的？

羅公：大概是龍樹菩薩差不多的時間，比龍樹前一些，馬鳴菩薩那麼上下。

釋迦佛涅槃後，約莫五百年之間。四百年至五百年左右，釋迦佛涅槃之後第一個百年，釋迦佛在世的時候的佛教，我們在佛教史裡面改一個名字叫它做根本佛教，一

一切都以他為根本，能夠代表根本佛教的就是《阿含經》。釋迦佛涅槃之後第一個世紀，第一個 century，第一個百年那個時候，那個佛教雖然是分裂，但是仍然與根本佛教相去不遠，我們叫它做原始佛教。有些人將根本佛教、原始佛教合在一起，統統叫做原始佛教。這樣原始佛教就大概是佛涅槃後第一百年的上下。

過了第一百年，即是由佛涅槃後第一個百年滿了，一路至到第四個百年差不多上下，期間是三百年左右，那個時候就叫做部執佛教，「部」者，即是分派，執著，大家各有不同的見解執著，叫做「部執佛教」，佛教在那三百年左右，佛教分成，大概分成超過二十派以外，即是佛教的教團、教會分裂成二十幾個以上，各人(派)有它所持的見解，個個人(派)都說他的見解是對的，甚至《阿含經》，各派所造出來的《阿含經》都會有不同，有些有一派的《阿含經》有這一段，就沒有那一段，有些是有這一段就沒有另一段，戒律亦有出入，當時要靠記憶力念出來的。後期大概是經過第一個世紀以後，原始佛教之後那些人就用文字來記載，用文字記載亦不是用梵文記載，現在的人很懵，以為佛經就是梵文的。

不是，是當時的一種文字，中印度流行的文字，這種文字與現在錫蘭的巴利文，叫做 Pali language 差不多，是一種很簡單，雅俗共賞的一種文字，然後在後來，梵文經過整理，梵文經過整理，那些梵文的語言學家經過整理，很多各宗各派的教會就將它們自己的經典用梵文來寫出，於是佛教的學者就將佛經就寫成了梵文本，很容易，只要改一下子就行了。是嗎？那些，你講及什麼？語言的問題？

聽眾：不是，講大乘小乘的問題。

當時都沒有大乘、小乘之分的，真正提出大乘、小乘的，大乘可能在原始佛教、原始佛教末期的時候已經有大乘的字了，最早的大乘不是叫做大乘的，叫做「方廣」，最初叫做方廣，佛在世的時候，佛所說的經有十二類，就叫做三藏十二部經，十二部經，即是十二類他所講的東西，它的體裁分作十二類體裁，其中一部份就叫做

方廣，「方廣」即是大乘，方正而廣大的。是怎樣的？小乘就很樸素的，教怎樣修行而已。方廣裡面講的是比較高深的 philosophy，哲學，佛在世的時候已經有了，即是佛在世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大乘、有方廣，不過這種方廣就不知何解迦葉尊者的結集，就居然沒有方廣這一藏？

或者方廣這一藏攝入了《阿含經》裏面，《阿含經》裏面多少都有些大乘思想的，而大眾部結集就將方廣的內容就合成一藏，成為雜藏，這樣就只有大乘，沒有小乘。後來，自從大乘思想的出現，首先的大乘思想出現的，就是馬鳴菩薩這些，然後馬鳴菩薩都是提出大乘，馬鳴菩薩造了一部叫做《大乘莊嚴論經》（《大莊嚴論經》），稱那些方廣為「大乘」，他沒有罵那些小乘，直至馬鳴之後沒有多久，人人都說龍樹是馬鳴的弟子，其實未必，到龍樹菩薩出現，然後才大大地弘揚大乘，貶低小乘，於是就叫做「小乘」了，大概是這樣。

一路都是踩低小乘，到了現代，十九世紀末期，二十世紀初期，那些人漸漸受了科學的影響，漸漸地就着重考證了，如果單是像大乘那樣好像神話式地講，那些人是不信的，還有那些異教徒，基督教、天主教那些一有機會就攻擊你。於是就要找根據了，不能不重回到小乘經裏面去找，以前就把小乘罵成一文不值，現在就要怎樣？我大乘講的小乘都有講過的。很架勢，現在要這樣的。

譬如講「空」的，他一定要在小乘，從其他人講，佛根本就沒有講「空」，那怎樣？「空」即是無我了，一切法無我，無我就是講「空」了，小乘也是這樣講的，就在小乘裡找回證據，還有，譬如講唯識的，佛根本就沒有講過唯識，你講唯識？這些是佛的嗎？佛沒有講唯識！但是在佛經裏面我們找到有很多唯識的傾向，這樣就有了。即是佛有講唯識的傾向，就沒有說過那八個識，是嗎？佛都是講六個識多，但是有人說，唯識宗的人說有個「阿賴耶識」，「阿賴耶識」是怎樣的？

於是就在小乘經裏面就找證據了，無著菩薩就說，小乘經裏面有提過「阿賴

耶」，「樂阿賴耶、喜阿賴耶」，有這樣講，小乘經裏面有提過「阿賴耶」，即是大乘經裏面講的「阿賴耶識」就是那個「阿賴耶」囉！但是斯里蘭卡的那些又不是這樣解的，他說，我們小乘經、我們的藏經、小乘經裏面確是有講過「阿賴耶」，但是我們的「阿賴耶」不是當「阿賴耶識」的！他說，我們所講的「阿賴耶」，*alaya* 這個字譯作巴利文就譯做窟宅，「阿賴耶識」好像那個能藏東西的大庫房一樣而已！窟宅，我們的精神就住在我們的身體上，我的身體是在窟宅，只是五蘊造成的個體，所以叫窟宅。

眾生整天都在喜歡着那個「阿賴耶」，即是歡喜着自己的生命，這樣講。他是否認你的「阿賴耶識」，「阿賴耶識」就這樣了。空宗就以為得意了，我又沒有「阿賴耶識」講，如何如何，這些叫做什麼？叫做「空」外道，斯里蘭卡的人叫它做，叫做、叫做、叫做，說真諦是「空」的，這些是「真空外道」，不是佛教，人家又踢開你。至於你說天台宗講的「圓融三諦」，「一心三觀」，如果照這些研究小乘的人，根本你就是做夢！

你們那些人，中國的玄學家，借佛的經的幾句來講你中國的那套玄學思想，整個《華嚴宗》講的這個「重重無盡」、「四法界」、「十玄門」那些，他們那些人說，根本佛提都沒提過你這套東西！「真如緣起」、「四法界」、「十玄門」佛不只無提過，而且你說華嚴宗，在華嚴宗裏面找這些字句都找不到！是什麼？你賢首法師那班人，你們中國的一種玄學家，那些玄學家硬借住一本《華嚴經》，借住一本《華嚴經》來推銷它那套玄學思想而已！

那麼唯識宗又怎樣？空宗又說外面的那一套「真空外道」，唯識宗也是，根本我佛只是講六個識，你那些人硬增加了兩個來講的，我就不能承認你這種講法的。你這樣講法又怎樣？如果是一個初學佛經的人，你講給他聽，你聽到之後覺得怎樣？心都淡了，是嗎？怎樣呢？以理為宗吧，大小乘。放個 **break** 都好，**break** 完之後就講書了。

這裡從那個三性觀，即是我們修止觀的時候，用那個三性修觀，即是從「依他起性」，「遍計所執性」，「圓成實性」，從那個三性觀，從這種觀行，即是修止觀，這種觀行，這種行為上來到說明，何解要講「三無性」，何解「三自性」就不行。是嗎？這樣，上文不是這樣講，上文就這樣講了，先在反面處講，我不是說因為那些眾生在「三性」處起執着，即是說怎樣起？不是說他執着「遍計所執性」是實有，所以我要設立一個叫做「相無性」破它，亦不是說人們執着那個「依他起性」是實有；所以我要設一個「生無性」來破它。我亦不是因為那些眾生執着有個「圓成實性」，所我要整一個「勝義無性」來破他，不是這樣解的。不是這樣又如何？

這樣就從正面、從反面就這樣講了。反面就這樣講，不是這樣的，正面就怎樣講？我是因為那個「三自性」裏面，那些眾生不能了解到這個「圓成實性」，這個勝義諦，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是有這個勝義諦的「圓成實性」，謝謝！謝謝！在這個圓成、這個勝義諦的「圓成實性」是不可說的、無形無相的，是嗎？具備有那五種性質的，現在世人執着有個硬梆梆的有一個「圓成實性」，好像一個靈魂，走入了我們的身體裏面那樣，以為這樣，這樣就起了一個這樣的執着，一起這樣的執著就變成「遍計所執」了，是嗎？我就要破他這點「遍計所執」，執著這個「圓成實性」是硬梆梆的、實有的，一定是如此的。

所以我要破他們這一點「遍計所執」，所以我要設立一個「勝義無自性性」，就不是破「圓成實性」，「圓成實性」不能破的，這個是勝義諦，是不應該破的。我亦不是因為那些眾生執着那些因緣所生的法，那個「依他起性」是實有，所以我要破它，就設立一個叫做「生無自性性」，不是這樣，而我是怎樣？我不過是因為那些眾生在眾緣和合而產生出來的那些法，那些法不是沒有的，但是那些眾生在那裡起執，執著它是實有，其實不是實的，眾緣和合而已，是嗎？

不是實的，不實卻執它是實。又有一些人明明是有緣和合而成的那個幻有的東

西，他卻說它一定是完全無，執空，不是執有就是執空，在那個「依他起性」之上，這樣執「有」、執「空」，執有是「遍計所執」，執空不也是「遍計所執」？所以現在你說人家起分別，執著有，他說人這樣是叫做執著，起分別不就是起「遍計所執」？那些世俗的人「遍計所執」這四個字，他當分別，你起分別了，誰不知你這樣，他正在起分別，你說別人這樣起分別嘛！執著要學你那樣，你就是起分別了，是嗎？

這些東西即是這樣，以前父親叫兒子戒食鴉片煙：不要，不要食煙。兒子卻見到父親自己去吃煙館食鴉片煙。一樣，都是遍計，執空、執有固然是「遍計所執」，執空一樣是「遍計所執」，執「空」比「遍計所執」更慘，執「有」的「遍計所執」，譬如一個文盲不識字的人，他執著有個閻羅王；執著有個齊天大聖；執著有個牛頭馬面，他都不敢作惡，是嗎？他害怕那個牛頭馬面將來來捉他，他不敢作惡。他完全「空」了，閻羅王又「空」，牛頭馬面又「空」，這樣固然是破除實迷信就甚好了！是嗎？若連到社會制度、社會法律全部一概都空，這樣這種人就更加弊，比那些不識字的信牛頭馬面更加弊，什麼都敢做的！殺人放火都敢做的！執空更加弊，所以現在的人只知道罵別人執有，

就不知道他自己執空。

所以佛在經裏面講：寧可執有，執到如須彌山那麼大，都不要執空，執到好像一粒白芥子那麼小。白芥子是什麼？芥子是什麼？就是我們吃的那些芥辣，將那些一粒粒的，很小粒的用來磨碎變成芥辣，最細的，執空如芥子那麼小的禍害比執如須彌山那麼大的執有，執有尚且怕事，執空更加弊，執空就橫行無忌。你現在那些殺人放火的，那些一味迷信上帝的固然是太迷信，不好，信有這個自然的法則，信有上帝，所謂上帝都是一個實在的代名詞，是嗎？這個社會的規律，人類的行為的法則我們不能沒有的，都要守的。

這樣就好了，既不迷信又不流於空洞，這樣就好了，那些神又不信，道德又不信，什麼都不信，他會怎樣？你有了錢，我沒有，我不殺掉你取了它才奇怪！是嗎？

怕什麼？你怕上帝嗎？我都不信上帝。是嗎？怕法律嗎？現在法律都管不到我，山高皇帝遠，現在就是我的世界，我殺你，法律殺我是將來的事，我會走過的，我殺了你之後，我就跑了去別的地方，我換過一個姓名誰曉得？不這樣做才奇怪，是嗎？全部沒有了信念，這種人對人生、對世界完全沒有了信念的。太「空」就會這樣，這些就是空到極就會這樣。

由於那些人在「依他起性」之上，「依他起性」既非是空亦非實有，而那些人不是執它空就是執它有，起執，一執就叫做「遍計所執」了，所以我要破這個「遍計所執」，說這個「生無自性性」，眾緣和合而生，從一個觀點來講是無，但不是全無，我要這樣講。目的就是破他在「依他起性」之上起的「遍計所執」，破他的「遍計所執」，我不是想破「依他起性」本身。聽不聽得明白？聽不聽得明白？

不是想破「圓成實性」本身，而是破那些人執著有個「圓成實性」，說他是如何如何。我不是想破這個「依他起性」，而是那些人，有些人就執著「依他起性」是實有，「依他起性」不是實有的，他執它是實有，「依他起性」不是全無的，他又說它是全空，我就是要破這些執，說它全有、全空都是「遍計所執」。我即是破那些人，在「依他起性」之上起「遍計所執」，我破他的「遍計所執」。聽不聽得明白？明白嗎？聽得明白嗎？陳芷君聽不聽得明白？聽不聽得明白？這樣即是說，我建立「三無性」，「勝義無性」又是破「遍計所執」，「生無性」又是破「遍計所執」，「相無性」更加是破「遍計所執」啦！聽不聽得明白？

如果沒有「遍計所執」的話，那個「依他起性」對你沒有礙的，它非空亦非有的，是嗎？「圓成實性」更加是實有，我們何需要破它？其實破來破去就是為了破這個「遍計所執性」，所以搞出「三無性」出來。聽不聽得明白？明白嗎？好了，順釋已經講過了。是嗎？「然由有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上，增益(一個)遍計所執自性，」因為這樣，「我立三種無自性(的)性。」聽得明白嗎？

那天是不是講到這裏？是不是這裏？已經標了，解釋了，釋分二，辛一、辛二。辛一，由所執著能生……,不是！由所執，由所執相，不要那個「著」字，由所執相，「所執相」即是「遍計所執相」，由所執相就能生執著，這個話怎樣講？由於我們平時起那個「遍計所執」，沒有那些就執出那些，我們所執的那些東西叫做「遍計所執」的「相」，由有那些「遍計所執相」，於是我們就執著了，是嗎？執著這個相是有了，由執著這個相有了，就熏些種子進我們的「第八識」處。

-完-